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釋

禪機

以禪家機語悟人者

傅大士唱四十九頌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三年傅大士重入都三月帝於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喻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便去

鳥窠以布毛悟會通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年會通禪師初姓吳名元卿為供奉官一日對帝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泱旬乃詔許尋母患歸鄉謁鳥窠願授僧相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元卿三請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忽辭往諸方學佛法窠曰佛法此間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

琛及子方以指言悟文益

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法眼文益禪師初遇羅漢琛琛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琛堅兩指曰兩箇師有省乃求決擇頓明大事久之卓庵而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故請住崇壽有僧子方叅因舉萬象之中獨露身方乃大悟自是諸方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下千計未幾道化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之道迎居報恩號淨惠禪師次遷清涼

偈語

偈頌之語

百文竿頭進步事文類聚

招賢大師偈曰百文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百文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戒律

僧以戒律服鬼神者

法度致山神受戒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法度來至京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
嶧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
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一日神來通名曰靳尚
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願授五
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
殺乃辭去閱日又來送錢設供同衆禮拜度為受戒而去嶧山
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
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疾瘥云

修行

苦其心志以求佛法者

世尊鵲巢干頂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年世尊遷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鵲巢干頂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外道摧伏又居六載

道安木食澗飲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十一年釋道安初事佛圖澄才辨無敵性聰而
貌醜時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及澄亡遂率徒衆潛于護澤山又
入王屋山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澗飲

僧度棄俗并化其妻

釋氏通鑑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沙門竺僧度少時母為聘楊氏女字若華
有才貌偶若父母併終度母亦卒忽悟無常即捨俗出家若服
畢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
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
并贈詩五首有云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燭清音可娛耳滋味
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

道妻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卷書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立身行道達者知焉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饌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面焉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特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人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有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良由去不息故今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向道焉度至是精毗曇著百歸去

遠師勉人結社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廬山遠法師之道皆來從之師因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遂同發志於無量壽佛像前建齋誓期生淨土其誓文略云審二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誓同茲人俱游絕域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云云由是僧俗凡一百二十三人並慕道辭榮棲心物外續有千餘人同結白蓮社矣

劉程之定中見佛光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劉程之初入廬山依遠公而桓玄劉裕並欲薦之程之力辭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議以遺民之號旌焉程之自修淨土日專坐禪始涉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天地既

出定已愈加怡悅居山十五年又於念佛中見彌陀放光懃接
摩頂翌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有菩薩指池謂程之曰八功德
水汝可飲之遂掬飲之甘美非常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歎
曰此吾淨土之緣至矣至是乃集衆敘別西向端坐斂手而逝
壽五十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遠公撰紀德碑

僧遠不聽王法自隱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釋僧遠初於青州講法道俗悅服瑯琊
王僧達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歛死撫生恩加骨
肉孝敬王子鸞造新安寺詔遠居之九月右司諫言臣聞佛以
謙卑自牧以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即
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耶臣
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則朝微有序帝雖頗

信法而尤自驕縱自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歎曰我本出家求
道何關帝王即日謝病拂衣隱定林山

傳大士夫妻演法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傳大士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停塘下遇
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
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度
生為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
之地嵩指松山雙檮樹曰此可矣即今雙林寺也大士結庵自
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與妻妙
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

曇鸞精修號為神變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八年魏釋曇鸞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陶

隱居有仙術大通中達梁到其山所陶欣然以仙方十卷授之
及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鍊至洛下逢西竺菩提流支乃問
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垂地曰是何言
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
即授以觀無量壽經曰此大仙方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驚乃
焚其仙經恐誤後來精修淨土流化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變
是年感香花幡樂來迎奄然而逝鸞有輪集流行仍自號為元
簡大士

傳大士妙光捨財立庵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十年傳大士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損捨營
立精舍設大法會普為衆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傾捨既盡創
立草庵妙光亦自立庵草衣木食晝夜勤苦

亡名僧著箴銘自况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釋亡名初周帝勅為夏州三歲尋欲官之
是年五月冢宰宇文護以書勉之名答以收迹岩中攝心塵外
此本志也安能憤憤久住閭浮地乎因著寶人銘云余十五而
尚文二十而重勢位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
凋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富貴名
譽徒勞人耳乃棄簪弁剃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誓欲枯木
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求以虛寂乃作絕學息心箴銘曰法
界中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多知多事不如息意
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
英賢才藝豈是為愚弊

雪峰作頌化人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為庵學徒翕然其山屬福州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山焉師住山後嘗作頌曰光陰迅速暫須更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它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闍王不怕佩金魚後僖宗聞師道風賜號真覺大師

玄沙因父死而悟道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八年福州玄沙宗一大師閩人姓謝氏父以釣魚為業因夜泛船墜水玄沙鼓棹而救因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可捨緣出家報其恩也於是投師受具布衲芒履食才接氣終日宴坐與雪峰義存禪師親近師資道契雪峰以其苦

行呼為備頭陀嘗携囊出嶺欲遍歷諸方忽到險峻之處築着脚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從此回節嶺嶠與雪峰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咨決罔替言必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真契諸力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夜夢父來謝云得子出家我得生大故來報汝

濟人

以佛法救濟人中患難者

安慧祈神水愈人

釋氏通鑑

晉懷帝永嘉三年高僧安慧則值天下疫病祈得神水兩甕服者皆愈又自書大品經入火不燒

佛圖澄善言致石勒少殺釋氏通鑑

東晉元帝元興四年時佛圖澄告石勒曰王者德布化洽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慧孛呈妖常蒙著見休咎隨行古今之常證也勤甚悅之被誅者免十有八

法開以醫利人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沙門于法開蘭公弟子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鑿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是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乃不鑿而帝果崩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鑿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法曠能呪濟人疾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竺法曠初止潛青山謝安郗超皆往致步興寧中東遊若耶止昌原寺時多疫疾曠善神呪百姓疾者祈之皆効有人見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孝武帝欽其風請出京止長干寺事以師禮

僧富畫曾救小兒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道安法師有弟子僧富因還魏郡有一劫人劫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願富見乃曰大人五藏可用否劫戲言亦好富自取劫刀畫刃月至臍群劫奔走即送小兒還元家時路人見富因問其故還家不取針縫其腹皮塗以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

法進割肉以食饑人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涼土大饑釋法進自割肉啖饑民取其

肉盡而卒

慧寂燒臂救人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慧集法師凡人有疾求療師曰但一心念我即愈所救不可勝紀正月二十一日燒兩臂救人其夜入滅

法濟能咒水治病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釋法濟通微知田共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咒水治病無不治者是年辭帝而化

藥王發願普施藥餌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藥王姓韋名古字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時人疾患稍多疼困師遂發願普施藥餌無不痊平觀之者便愈后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禮為藥王菩薩自昔曾五度化身來救

貧病其犬化為黑龍背之冲天而去

濟物 以佛法救濟物命者

長者活魚生天 事文類聚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了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瀉置池中水遂稱滿又為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所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勸世 勸化世人為善者

洪偃戒貪以身布施飛走 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五年九月陳法師洪偃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身死復高墳重槨一何可歎吾今瞑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飛走言畢合掌而逝次日弟子如其誠尸墮於鍾山東岡焉

法慧

有佛法慧性者

比丘尼以浴喻桓温

晉書

桓温字元子晉康帝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釋智則分身赴供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時釋智則止辨才寺雖同僧住而房室蕭然眾號為狂者則笑曰道它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貪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種種聚歛沒沒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又能分身兩處赴人之供意夜唯端坐云

六祖言仁者心動

釋氏通鑑

唐高宗儀鳳元年正月六祖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云風動祖乃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言下大悟印宗詢之即執弟子禮乃為六祖落髮請智光律師授以大戒

六祖示薛簡心要

釋氏通鑑

唐中宗神龍元年四月中宗降御劄召曹溪六祖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

南方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
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
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習禪定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
心悟豈在坐耶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指示心要令得
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
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
機簡曰何謂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
是實性實性者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
不寂性相如如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
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
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祖

語帝咨羨久之尋遣使賜袈裟鉢等諭天子無向慕之意

嵩嶽僧破竈脫生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嵩嶽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
廟唯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
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設拜師
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天特來
禮謝神再拜而去少頃徒眾問師竈神得何徑上曰便得生天師
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
會麼眾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眾皆乃禮拜師曰
破也墮也於是其眾皆悟玄旨

趙州師喻侍者三接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又趙王携諸子謁趙州入院師坐而問曰大

王會慶王云不會師曰自少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趙
王加禮而去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接之少間侍者問和
尚昨日大王來却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下禪床師云
非汝所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下接末等人來
三門外接

雪峰師言見性成佛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三年閩帥王大王請雪峰與玄沙入內王問佛祖
究竟修何因果乃得成佛峰云須是見性方得玄佛王問爭得
見性峰曰悟即刹那間不悟塵沙劫此事未可造次指示緣山
僧各有千百人眾並二三十年密用此事未有一二人承當得
況今大王為俗天子日為萬民判斷山河有迷心念爭觀得此
真實法門願大王且為佛法主宰於筆頭下救護眾生靈豈不是

好事王大悅

光湧師令媪歸救物命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祐元年南塔光湧禪師道聲既著南曰帥南平王鍾
傳禮迎之至府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公曰州瑞岩師
禪師初於岩頭得旨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眾欽慕請住瑞岩
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師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若乃云惺惺着
他後莫受人瞞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曰汝疾耶師去救取數千
物命媪忽忙至舍之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諸水
濱師之異迹頗多

寂滅

佛氏謂死為寂滅即涅槃也

世尊致人天悲慟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三年世尊應世七十九年化緣周畢二月十五日於拘尸
那城娑羅維木間臨涅槃時說涅槃經已而遍觀三界告大衆言
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
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如是三入禪定三
出三告乃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入於寶牀右脇
而卧於其中夜寂然無聲便般涅槃寶樹變白人天悲慟迦葉遂
來奔禮金棺自開即現雙足出於棺外衆禮足已還自入棺如來
自從胸中踴火荼毗天人各分舍利建塔是日此方暴風忽起
損舍折樹地動木陰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
穆王怪而問群臣太史扈多對曰西方聖人入滅之相耳

僧叡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僧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善願

生安養後自知期至集僧告別洒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
掌而逝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慧永卒時異香七日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廬山釋慧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是年示
微疾忽歛衣合掌求履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曰佛來言
終而卒壽八十三咸聞異香七日乃歆

道生端坐正容而化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九年竺道生還都止青園寺宋文帝深加歎重
因幸大莊嚴寺設大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疑日
異帝曰日始午耳生即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舉鉢
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悅詔留生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顏延
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至甲戌十一年十一月於廬山精舍

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化壽八十生有疏論世皆寶焉

跋陀談笑而逝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四年正月天竺求那跋陀羅朝辭天子公卿言將示滅帝親臨決別陀談笑而逝壽七十五陀疏食終身香爐未嘗離手每食輒分食飛鳥鳥皆集手取食

寶誌辭梁武示滅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寶誌大士顯奇知名四十餘載將欲示寂因詣內殿永訣帝大驚問曰朕壽幾何誌不答以手指脰及頸而出一云誌然一燭付後閣舍人以聞帝帝曰師不復留矣將以後事囑我乎回山以十二月六日入滅壽九十三帝為建塔

于鍾山

慧約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智者慧約國師壽八十四夏六十三飯餌松木三十餘年布衣為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擅望當時是年九月六日示疾神識怡愉了無痛惱至十六日敕遣舍人徐儼參疾谷云今夜當去五鼓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常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帝素服臨喪哭之悲慟輟朝二十一日其月二十九日詔葬於獨龍山誌公墓左又從約受戒者數萬人皆服緦麻哭送至塔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牽之部從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遶墳鳴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歎然永逝

慧可怡然委順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祖慧可大師晦迹混俗三十餘年隨宜行化是年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說法聽者雲集有辨和法師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可師說法稍稍引去和忿與謗于邑宰程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遂怡然委順時三月十六日也師壽一百有七歲

通幽以身遺禽獸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通幽律師正月十五日端坐而逝師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漉具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涕唾返咽不棄寺中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舉經對目臂不下垂臨終誠以殘身遺諸禽獸

馬祖作偈示以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四年三月江西馬祖道一大師示寂臨終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出即不生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之碑宣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感應

因作事有感而應者

蜀王斬僧頭臂亦自墮 釋氏通鑑

蜀漢後主景耀二年蜀賓國以賊竊一椰子形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王秉劍至師子尊者前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曰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即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于地而死後弟

子收師報體而建塔焉

吳主以像置穢處致疾

釋氏通鑑

吳主孫皓甘露元年遍毀神祠波及梵宇遣臣詰僧會會挫其辭皓乃召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迹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園得金像皓使置穢處以為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痛卜曰坐祀大神皓禱諸廟不效宮人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曰佛神若是恠乎曰佛之威靈若天皓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乃迎像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崇

鄧寺塔

謝晦壞龕獲報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將軍鎮荊州患沙門僧昌於城內立塔湫隘雉堞躬役介夫令肆其武勇撞擊塔壞龕像摧殞欵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曉烈為之膽寒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層隨指落清爛瘡痍體無完肌竟坐反狀召擅道濟討之兵潰擒送鄴都斬於都市夷其九族

何點夢僧愈疾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年何點少時嘗病渴積歲不止後在吳中石佛寺講維摩於講堂晝寢夢異僧授充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為純德所感

法願致火不焚寺

釋氏通鑑

南齊東昏侯永泰元年釋法願善唱導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
師受戒法時寺則遭燒火必及寺弟子欲與願出寺願曰佛若
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僧融感天將驚鬼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釋僧融住九江東林寺於江陵勸一家受戒
奉佛先有神廟不復宗事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欲縛之母懼
乃請僧讀經鬼恠遂息融晚還廬山宿旅店有衆鬼對融曰君
何謂鬼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下手融默念觀音見一天
將持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

智藏誦經得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小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
為誌公建塔寺曰聞善救藏居之宮闕恣其遊踐而御座唯

子所昇藏踞坐曰我金輪王子也帝亦聽之初相者曰師壽止
三十一歲乃以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
般若力得倍壽可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
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乎今感
通履著

建安王成石像而疾瘳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越州隱岳寺石佛像初釋僧護擬造十丈
石佛齊建武中僅成面渫而亡次有僧淑襲其功而未成至天
監六年吳郡陸咸夢僧云建安王感疾未瘳能治剡縣石像成
者必愈咸經在稍忘而僧復來促之咸乃啓建安王王乃捨金
委僧祐專任像事以十二年就功是春方竟座高五丈而佛身
十丈像成之始以王疾即瘳

法寵因禮懺致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法寵法師帝每義集必以禮致之畧其年臘
教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為上座法師是年三月遷寂皇上傷
悼敕葬定林師初年三十八有僧相之四十當死寵對鏡面有
黑氣乃閉房禮懺晝夜不息迄年四十歲暮覺耳腫痛戶外人
曰君死業已盡明日黑氣都除兩耳生骨至是壽七十四終

曇遷感風靜渡江

釋氏通鑑

陳後主禎明元年曇遷法師以齊滅入陳獲究攝大乘論時北
土未聞也隋既興法遷乃携論渡江忽風浪騰涌遷捧論告江
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北土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須臾
恬靜安流達岸及遷廣弘攝論道俗欽承者衆矣

曇師夢食月愈病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
起信等咸究其贖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
隨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水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
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曇延祈雨有應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年是歲旱有旨命師曇延祈雨雨不降帝問其
故對曰陛下君臣雖通治體然尚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
也帝識其意初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
次授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帝悅自是每入朝必親手奉
御饌供之

嚴恭寫經致神送物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蔣州嚴恭雇人寫法華經務在清淨嘗有

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船翻錢失人活恭入庫見錢濕如水洗後聞其事方知靈異又宮亭湖神令人送物為經之用及大世示末子孫猶傳經業盜不入里里人賴之

巧伎

僧有巧思伎能者

五和尚打鼓執劍歌舞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三年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初參道常禪師蒙印所解復參德山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大闡宗風

懷丙謀畧如神 宋史

僧懷丙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

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而工以一介自從開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洩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欲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樁橋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遇難

佛教通時毀滅者

魏太武除沙門焚經像

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魏主與崔浩皆信冠謙之而奉其

道浩每言於魏主以佛法虛誕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官入其室見有兵器白魏主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沙門浩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不可浩不從先誅長安沙門焚其經像唯留臺下四寺勅下四方一依長安法太子是素好佛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得各為計沙門多逃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靜靄憫廢教割體而逝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法師靜靄初開講於南山山本無水忽有虎跑飛泉供其用至是聞廢教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帝為改

容顧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因謝遣之請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以官之遣衛士求請聞徒入太乙山衛士不獲而返請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二寶錄二十卷自藹入法續續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至宣政元年七月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因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骨手足頭面尚拆都盡以勿割心捧之端坐而逝餘骸並無遺血但白乳傍流凝於石次

毀滅經像僧尼反服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既滅齊據鄴都集僧道宣廢教之旨畧曰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愆尚化六經儒教文通治道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像遙歎表誠而崇飾塔廟無能

恩惠既虛糜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皆從毀滅父母恩重僧道不敬並宜反服以崇孝養朕意如此卿等若別有理可對無退有諛言法師惠遠出對曰陛下統臨八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如綸旨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答遠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答遠又曰若以泥像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孔曰立身行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旨怒見詞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為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

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但云僧等且還乃勅左右引退不數而罷時齊境僧尼並令反服

唐武宗汰僧尼毀寺院釋氏通鑑

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敕併省天下佛寺上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上州各留一寺下州寺並廢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十人下寺五人餘僧及尼皆令歸俗毀寺院凡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一十六萬餘人

識兆

僧有先造讖語而應者

侯景奔敗南史

梁武帝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啗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

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崇佛

尊崇佛法者

武帝殿內立精舍 晉書

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姚興奉佛十室而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聽什講經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石虎聽民事佛

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元年虎遷都于鄴尤傾心事圖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興并殿太子公卿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由是國人化之率多事佛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著作王度上言宜禁國人出家虎詔曰朕忝君諸夏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宋孝武太后齋僧有異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十月八日路昭皇太后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二百僧已集忽有異僧預座氣貌秀發舉眾驚嗟齋主問住何寺曰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眾乃悟其神僧也時釋道溫勅為都邑僧之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溫後開講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

魏主致僧二百萬數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為陛下陞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壁蔽俱開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梁武徒行迎佛像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年初天監元年帝夢檀像入國乃令郝騫等八十人往天竺迎請優填王所刻佛像其王乃模刻紫檀一相付騫等歸是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以帝自是菜蔬斷慈

梁武帝設無遮大會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道俗無遮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書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先是誌公於天監初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上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者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乃終于三七解講之辰正殿大像忽放光明左右菩薩續復放光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時朝臣至于民庶並

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躬自菲薄器同土簋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香爐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

魏文成鑄黃金佛像 釋氏通鑑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像五尊各長丈六用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為師

魏獻文作浮圖鑄大像

釋氏通鑑

北魏獻文帝皇興元年於長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又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魏孝明賜達磨金銀器物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孝昌元年達磨大師道德孤高緇白之衆靡然趨向其聲既振遂聞於明帝帝三屈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帝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師皆遜去凡三返帝終授之

齊文宣勒道士為沙門

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陸脩靜等初為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其徒頗盛而齊帝事佛靜等嫉之詣闕請與釋子摘法九月下敕召僧道十人較法至期大集公卿脩靜等以術呪僧衣鉢及殿梁柱皆飛動諸僧無以對之靜等矜誇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第求之未至耳他日別對未幾求獲法師曇顯即抗表請與道流定奪真偽十月乙卯會于正殿百僚臨證顯曰承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果否靜曰然顯翹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道士默然

無對顯斥曰爾曹間者未遇勅敵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
架梁置地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不能動帝敕左右取衣益十
輩不能舉顯即自取置梁間又使呪之梁柱亦不能動其徒慚
縮脩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佛家自標為內教內則小也以
我道家為外教外則大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
官靜無對帝及群臣忻躍而罷丙辰帝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
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托俗人未悟仍有祇
崇麴辯是味喪昧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
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仙者可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
改迷歸正詣昭玄上統剃度出家詔旨既下道士皆剃髮為沙
門有不從者斬四人於是齊境無道士焉

唐太宗置龍田寺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嘗謂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
顯然屢行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狂耀
彼土及入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其妖幻之語無益於
民有害於國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帝捨終南山太和
舊宮為高祖置龍田寺

唐太宗撰聖教序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宣
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臣宣讀其辭
畧曰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
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
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
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證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

佛道冲虚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歷萬劫而不古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玄奘法師翹心淨土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窮歷異邦詢求正教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法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心經之首法師奉表致謝帝手勅答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

鄙拙穢翰墨於金簡

小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

唐武

小新華嚴

釋氏通鑑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吐沙彌摩法藏於太原寺開示新華嚴宗

旨方緒經題感白

口而出成蓋停空萬眾歎異有旨命京

戒十大德為歲授

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李後主

佛成瘤贅 事文類聚

李後主酷信浮圖朝

心與后頂僧加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

顙至為瘤贅親為桑

削作厠簷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

為治之其手不叔學

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

今禮佛三百拜免刑

一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志念救苦觀世音

菩薩

元英宗 四通祀帝師 元史

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卜計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心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英宗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為之塑像云

信佛

詰信佛法者

漢明帝拜塚身現光中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與滕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曰白馬寺滕蘭初譯出四十二章經一卷十一年帝幸白馬寺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滕曰阿育王歲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一聖遺祐哉詔塔其上是年竺法蘭出佛本行經五卷

靈運心服遠師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大元十八年時謝靈運恃其才高翫驕傲物與世少諧初入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師問於遠求入淨社遠以心雜止之今東西二池乃靈運所鑿也常有紅白蓮花光華殊特其白花四方有之自此而始

姚興以國師禮待羅什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道安勸秦主姚興迎龜茲國鳩摩羅什秦主從之大元七年即遣呂光伐龜茲以迎什遂獲什光見什年少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十

年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僭王始臧父子相繼皆庸材不知道什且混居其國及姚萇滅苻氏都長安八年而崩子興即位風化大行是年三月有木連理生于廟廷逍遙一園葱變為莖以為美端五月遣將伐涼九月隆降方迎什十二月至長安秦主禮待以國師於西內逍遙園命什譯經秦主卑萬乘之心尊三寶之教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

晉恭帝迎佛 晉書

晉恭帝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文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

羅什論經 晉書

後秦主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

姚興大化國人 晉書

後秦主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名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曇順等八百餘人

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與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周顥著論 南史

周顥字彥倫齊高帝時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顥音辭辨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書深相贊美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顥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

梁武帝令誌公隨意行化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元年帝召寶誌至闕甚尊寵之因下詔曰誌公迹

拘摩俗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焚浸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聲聞以上談其隱倫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隨意行化勿得復禁誌由是多出入禁內

梁武帝製懺度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初帝妃紉氏過帝有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為巨塊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求功德拯拔離苦帝閱大藏製慈悲道場懺法為其請僧禮佛懺罪尋化為天人於空中謝帝功德已得生天帝畢世亦不復議立皇后

梁武帝至郊廟不犧牲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帝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察姦聽訟明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無羅綺內殿寢處衣衾率素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因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

之形為其裁剪有乖仁恕乃王郊廟皆以麵為牲牲其餘盡用蔬果

梁武帝躬授佛戒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以道以貝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慧約法師德萬人世道被幽冥以四月八日帝躬請師授菩薩戒師於等覺殿上屈膝乘之尊卑再三之敬暫解袈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拜復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萬眾香花伎樂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因大赦天下

梁武帝化國內首持齋戒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自受戒後口嚼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茶蔬方四十已上便斷房室寢處略同沙門自古帝王莫能爾也由是一人復道四方化之國內普持六齋兆民皆受八戒

梁武帝三度捨身

南史

梁武帝普通元年創同泰寺帝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中大通元年又幸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辭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卷書前後並攝頌首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皇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大同年幸寺設無遮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遮會又幸寺設平等法會又設四部無遮法會又幸阿育王寺設無遮法喜食大赦中大同元年幸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皆奉贖仍於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寺灾泰清元年又幸寺設無

遮大會上釋御服眼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床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去又升光嚴殿講坐獅子踏金字三字經捨身群臣以錢一億奉贖皇帝百辟詣鳳莊門表三請三吞頌首服袈裟冕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大赦年八十六崩

梁武減膳衣布由史

梁武帝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腓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歎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我記數百卷聽臨見餘闕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禱諭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飯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梁武捨身致群臣奉贖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群臣以錢一億萬疋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極三請乃許

梁武以塔災為魔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詔特為傅大士別設一榻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遂再起十二層倍增往日

梁武因舍利降赦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詔曰上虞縣民李胤掘地得一牙像方二寸一邊佛像十二軀一邊十五軀巧刻妙絕中有真形舍利六焉

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佩銜愆縲繼東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
尤明顯發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慈寬大凡天下罪
無輕重皆赦除之

陶弘景尸解以袈裟覆體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隱士陶弘景飲飛丹辟穀為兩朝師摸時稱
山中宰相居華陽洞天景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鄧縣育
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是年無疾尸解遺令加冠巾法服以大袈
裟覆體明器有僧居左道士居右弟子遵而行之

江革受戒 南史

梁武帝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
謂革不奉佛法乃賜苦行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
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

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

梁武帝弘教 南史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統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
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
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王固呪魚 南史

王固字子堅梁武帝之甥封莫口亭侯少清正頗涉文史清虛
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
晝誦佛經嘗聘魏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路拜又宴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鱗不獲

謝舉講經論 南史

謝舉梁武帝時為吏部尚書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
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
此

崔暹寄求佛經

北史

崔暹自出身從宦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
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
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
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頌送至館焉

梁武帝城伯念佛不輟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太清三年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徵求無已帝憤之遂
寢疾然齋戒不衰念佛不輟五月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安
蜜未至而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

胡太后造塔寺太盛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永寧有真金
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為浮圖九級其高九十丈上立
刹復高十丈夜靜鈴鐸聲聞千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
僧房千楹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
有也太后既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謂缺當世養親
之禮而求將來之蓋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
等忿瑒謂之鬼教泣詐於太后后責瑒瑒曰天神地祇人鬼佛
本出於人名之為鬼臣謂非謗暹曰若此則周孔之教亦鬼教
也后於是罰瑒金一兩

崔光讀經

北史

崔光字長仁魏明帝時累司徒侍中國子祭酒宗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素曾志於陛下省晝坐讀經有
鵠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有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
數十人

盧景裕誦經枷鎖自脫北史

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國手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
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經枷鎖自
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
遍臨刑刃折圭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齊文宣歸向涌古無倫

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詔僧稠禪師至京帝躬舉大駕出郊迎
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帝扶接入內為說正理帝拜受禪道
自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於是斷酒禁肉放

捨鷹鷄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年三月六勸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稠留禁中四十餘日因辭還山是年敕
於鄴城建雲門寺以居之並為石窟大寺主一日帝駕幸詣稠
稠床坐不迎有讒於帝帝將入寺按其不敬稠知之預出二十
里外候帝及帝至恠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
候耳帝拜伏愧悔無已乃躬負稠身往寺稠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行遍天下未足謝德因問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
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觀其形果然帝大驚自是
坐禪行道倍銳於前仍敕諸州別置禪肆令達定慧者就而教
授因以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自是徹
情歸向通古無倫大起寺以僧尼滿於諸州佛法東源此焉盛
矣

齊世祖令上師踐髮

釋氏通鑑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帝就壇於內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歸戒帝布髮于地令上踐其髮而升座帝授衣戒畢次命八座重臣及妃后戚屬皆授菩薩戒初報德寺移上法師主之上性儉素雖當大統位國師而壞衣布褐未嘗乘肩輿世益以此重之諺曰四海僧望道場法上

隋文帝及后稱師兒女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曇崇法師道重當世時入大內為宣淨業帝每禮接自稱師兒皇后延德又稱師女師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

隋文因馴鹿遊行聖教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月羣鹿來馴仁壽宮門百官表賀至六月制曰往經離亂聖法不行習俗生常專事殺害朕遵行聖教務存愛育由王公所助野鹿來馴官人等但以至誠化導民俗自可編戶之人皆為君子宜存心仁善副此休祥

隋文建舍利塔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初帝潛龍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佗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或多或少竟不能定遷白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取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於是以岐雍秦華嵩衡州等三十州各建舍利塔

士謙喻應報

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隋文帝時人士謙畢志不仕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

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獫狁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鼃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釋智嚴棄官出家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五年二月智嚴禪師遷寂師初武略過人棄官入道有異僧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自此入山修禪有刺史嚴撰張綽李詢等聞岩出家入山尋之謂嚴曰郎將顛邪

何為住此答曰我顛欲醒君顛正發

琅邪王斷陰出家

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三年禪師法儀琅邪王之子也上求琅邪之侈扶風太守獲之館于後堂奏名于朝太守夫人欲妻以女儀堅拒不許至於浴室自斷其陰婢子遽呼救之守高其操執事之及赴京引見帝命襲琅邪王爵儀具以本志懇辭帝嘉之聽從便

唐肅宗與慧忠問答

釋氏通鑑

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南陽慧忠禪師赴闕詔書略云朕聞調御上乘久安中土大雄付屬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弘宣祕典廣資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速副朕懷春寒師得安否遣此旨不多及初忠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四十年不下山門

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帝每召入禁中問道帝一日齋沐致
十問於師一曰見性後用布施作福否忠答無相而施合見性
二曰作何行業合此道忠答無功而不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
將何修行抵擬忠對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何得自
在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
湛然煩惱回歸妙用為對六曰見性後用念佛求生淨土否忠
對性即是佛性即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
生自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
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
得王為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
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此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
帝由是疑心玄肯

王縉勸代宗奉佛

唐書

王縉字夏卿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
為佛祠諸道節度觀祭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
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
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
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溢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
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
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
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二田美產多歸浮屠雖歲奸宿亂踵相逮
而帝終不悟詔天下月司不得筭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
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
質貨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

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
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盃蘭
盆綴飾鏤珮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
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
班光順門奉迎導從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
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王維奉佛唐書

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
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
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
其西

懿宗迎拜唐書

唐懿宗初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髮
鳳葩騰金釵之上施復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
尺磴道以升前被繡褰錦檐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
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
乃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鷁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
為檐注陛城塗黃金母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與前後係道綴珠
瑟瑟幡蓋殘綵以為懺懺節費貲無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
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
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
所過鄉聚皆褻土為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紋飾傳言刹悉震
搖若有光景云京師尚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繖闕注水銀為
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李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涕

雪峰師勸閩王奉佛 釋氏通鑑

唐哀帝天祐三年閩王一日問雪峰玄沙朕今造寺修福布施度僧遏惡行善此去還得成佛否師云未得成佛但是有作之心皆是輪迴王云得何果報師云得生天報得福壽報王默然少時二師向王言見性是佛王云將何為道作何修行師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實相自然成佛大王起禮二師言相救生死事大師曰真如佛性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並在大王本性自具足亦不用求切須自救無人相為若作佛應須自度若悟一真如性不在多言佛言向無功用處證道六願大王但觀本性若見了一切自通王

聞二師皆示大起信心誓志受持終無退志

唐莊宗拜胡僧 五代史

唐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劉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官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中官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

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

元太子崇尚釋教元史

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能曉焉於是頗崇尚佛學

事佛

奉事佛法者

漢武禮金神釋氏通鑑

漢武帝元狩二年是年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山擒休屠王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國有浮屠

之教云云

楚王英奉繚贖罪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九年皇弟楚王英最先是奉佛喜為浮圖齋戒嘗奉繚贖罪帝還之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罽王公貴人遂爭效之

漢桓帝始作黃金像釋氏通鑑

東漢桓帝永興二年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

何敞叔應夢得圓光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六年東海何敞叔少奉法因得旃檀製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求不獲因夢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

桐盾可求之火早因求買之何曰曾未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
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又夢像現

劉虬信佛有鐘梵之音
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荊州隱士劉虬宋太始中為當陽令又為
南郡丞始事佛衣時年三十二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
僑茅室上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書藝云一切屏絕惟研精
佛理注講諸經舉世莫不高尚其風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
侍郎不就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是年冬移止江州白雲徘徊
似入欄戶及有異香空中鐘梵之音因卒年六十梁大通中謚
文範先生

梁武講經獲應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七年二月十二日帝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講金字

般若三慧經太子王侯宗室外戚百辟卿士外域雜使義
僧外國僧眾莫不肅容觀聽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
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躬務儉約體安菲
素外絕三驅之禮內屏二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
費年減巨億故能無損國度財法兼施是講也宮中佛像悉放
光明夜必澍雨朝則晴霽天地震動異香滿觸十種靈異具如
陸雲之序

慕佛

愛慕佛法者

老子西游對像說偈
釋氏通鑑

周敬王元年周柱下史老聃時年八十六歲以王室陵遲遂去
周與散關令尹喜西游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槐里老子嘗至

蜀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故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西域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是年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

杜鴻漸剃鬚髮而葬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八年杜鴻漸以疾辭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儼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贊佛

稱贊佛法者

大慧禪師詩贊悉達事文類聚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大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三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曰佛世尊

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卷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此發

論佛

議論佛法之是非者

續論無佛南史

范縝字子真齊武帝時為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良盛昭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公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

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序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釋僧勅以邪正以參乃著難道論十八章以三科釋之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行略云勅以老子與尹喜化胡出家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注乃無識異道所作也然教有內外用生疑似人有聖賢多還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以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生以李老之儔為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子未及於生魏文帝勅云老耑賢人未宜先孔子此賢聖天分優劣自顯依內經外典區別真假使一覽便見也二年帝集群臣僧道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以釋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張賓智炫互論道釋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乃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優劣且云長留短廢預令道士張賓飾詭辭以挫釋子異即其義負而擠之時法師智炫對帝抗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帝有難曰佛法有三惡一納耶輪生羅睺主不淨二食三淨肉法不淨三比丘犯重衆不淨道無此也炫曰陛下所引蓋權教爾道門三惡又甚於此一天尊紫微官常侍有五百童女主不淨二章醮請福鹿脯百斤清酒百斛教不淨三道士于吉亂常姜斌犯法代代有之衆不淨也僧衆造罪乃欲除法豈以臣叛子逆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

僧犯罪而廢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也帝動色下座群臣莫不欽嘆帝既不能屈至十七日詔下遂兼道教廢之

王通答問佛

釋氏通鑑

或問佛於王通通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傅奕疏詆浮圖

唐書

傅奕高祖初拜太史丞遷令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赫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立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

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嚴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哀如一女熒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張道源泣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高祖善奕對未及行太宗即位召傅奕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

我雖然自今母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柰何奕曰
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摸象
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傳奕與蕭瑀論辯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傅氏毀佛不愜其情重施密讚構扇黃巾用
為黨類道士李仲卿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上顯正論皆
貶量佛聖眩惑君心至是奕前後七上疏請除釋氏帝春秋高
而優柔無斷四月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
累朝以善道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大僕卿張道源附奕稱
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庭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
無法請實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焉
出於空桑而返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謂瑀之謂矣瑀

掌曰地獄正為此人設也

李黃門進內德論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時傅奕云云未決以諸僧著論合李黃門內
德論同進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譽道以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
遂兼汰二教之濫者而見施行焉

張士衡論佛道清淨仁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
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憚驕虐雖傾財事之無益且善惡必
報若影赴形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
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之

釋智實論道士不宜居上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老子國家先宗號位宜居釋氏之先法

師智實等詣闕申理以為道士宗三張符水醮錄之事非出於老子不宜居僧之上帝雖然其言而以尊祖而止

姚崇言事佛無益萬龜鏡

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國公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景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殃災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誠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天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

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竟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

韓退之進佛骨表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雲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闕則歲稔人泰至是年正月帝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五色光現百僚皆賀帝大悅乃歷送諸寺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壽樂旌幡鼓吹騰香係路王公士庶奔走膜拜瞻奉捨施唯恐弗及有然香臂頂供養者有竭產充施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黃帝至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佛不能福事可知矣乞以此骨投諸水火絕後代之惑上得表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為言愈言雖狂發於中懇宜寬容以開言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韓愈表論佛骨

唐書

韓愈字退之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帝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臾在位七十九年年百一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歲堯在位八十八年年百歲舜在位五十年年百歲禹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此

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

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施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真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且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若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禮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助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

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列被除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周世宗毀像錢事文類聚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之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如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不務祖風

為僧作惡者

智究妖幻惑人

金史

智究大名府僧金世宗時以
伍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
正應經文先師威瓶和尚
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
效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
時三字為號分取東
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
元僧發險

釋道以妖幻惑人言蓮華
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
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
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
七日先取交州會徒嶧山以應天
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
敗之
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

而好聞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
職而領之於帝師乃差宣政院其
之小帝師所辟職
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
受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
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
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
過崇億送迎以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伏以為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
威儀往迎且命禮部尚書郎中曹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
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遣平章政事鉄木兒乘傳護

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物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表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志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子瑣南歲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權口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以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三大珠五十兩以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以二萬二千戶他所藏匿未露

者不論也

必蘭納識理受殺

必蘭納識理成宗大德中奉旨從帝師受戒代帝出家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及其誅也有司錄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元仁宗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千數者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

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實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公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一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利云

元僧恃寵肆惡元史

元武宗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等壁壘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

猝諸地搗朴交下獲以歸閉諸空室又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犯八刺妃忽赤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番僧逐男無禮元史

元晉王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奏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平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圖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

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賄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實錄幸免者多至或取空方口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公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一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利云

元僧恃寵肆惡元史

元武宗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僧強市民薪民訴詣留守李璠璠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璠髮

碎諸地捶朴交下璠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犯八刺妃忽赤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番僧逐男無禮元史

元晉王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奏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平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

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

之於... 六十... 八十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 五... 三... 二... 一... 李氏... 祖系... 道... 人物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三

人物門

道

祖系

李氏之源流

李氏族系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隸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孺子



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後稱老子著書五千言是為道德經

正一教

即天師之教

天師言驗元史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

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

太乙教

三元法錄之術

蕭道輔授宗師元史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道輔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極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

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為之先也

真大道教

苦節危行之教

志清高風 元史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默頰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廓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

馬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人遣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行杖屢求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焉

守教

為道士而謹守本教者

潘師正茂松清泉 唐書

潘師正者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居道之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之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道遙谷作門南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新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

亦通玄字又玄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宋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宋帛詔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盟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修養

修真養性者

崔浩養性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初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

澄隱養生 宋史

蘇澄隱字棲真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澄隱於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上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賀蘭棲真服氣 宋史

賀蘭棲真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酒遊市壓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祀張齊賢與之善

立言

著立法言垂訓後世者

老子立言垂戒 老子

丁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時守藏室之史也久之見周禮遜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強為我著書遂著書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

一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一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一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言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

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一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一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一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

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一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一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則無不治

一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一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遇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

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一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一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一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
下休休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可目聖人皆孩之
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
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
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
巧奇技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一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
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

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以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一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一口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正言

道七以正言及人者

司馬承禎道引 唐書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

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
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唐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
引入中掖連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
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知慮哉帝曰治
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漢與物
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履紋
帔還之

薦明論道

五代史

張薦明者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在周之說晉
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
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
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

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
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
所終

丘處機言多深契

元史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丘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
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
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
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
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
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
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

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祈志誠言感安童 元史

祈志誠者丘處機之徒也得處機之術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元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徃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元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

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顯驗

能以道法顯驗者

道士識隋文帝 北史

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隋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徐則靈化 北史

徐則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隋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

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
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遣
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
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
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
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矣

道士奏章通神 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范仲淹倅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
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
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
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
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卒愈
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

王仔昔通妙 宋史

王仔昔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
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宋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
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
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
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張留孫建宮 元史

張留孫者字師漢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
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
侍闕下世祖嘗親祠惺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眾駭懼留孫
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

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至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仁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印至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其徒吳全節嗣

天師治潮元史

成宗元貞元年天師與材為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啗鹽官海鹽兩州為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傑于水裔潮患遂息

忠義

道士能守節報國家者

徐道明誦老子 宋史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幼主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迺取觀之文籍置石函歲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炳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仙

仙術

神仙之法術

甯封子隨火自燒 列仙傳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讚曰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鑪暢氣五烟遺骨灰燼寄墳甯山人覩其跡惡識其玄

偓佺食松能飛而永壽 列仙傳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讚曰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驟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性可辭中智宜將

方回練食雲母 列仙傳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練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宦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讚曰方回願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棲心隙漠却閉幽室重關自廓印改掩封終焉不落

務光服食養真 列仙傳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沉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淳梁山後遊嵩父山讚曰務光自仁服食養真冥遊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高讓位不臣負石自沉虛無其身

仇生服松脂而更壯 列仙傳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土幸其室而祀之讚曰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服桂芝益壽昇仙 列仙傳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讚曰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歷古隱淪玄室靈著風雨二虎嘯時莫我猜侮

老子養氣延年 列仙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歲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

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讚曰老子無為而無不為道一生死跡入靈竒塞兌內鏡冥神絕涯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葛由刻木羊而騎入蜀 列仙傳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娥媚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一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讚曰木可為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豉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容成公善補導之術 列仙傳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執其要各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

子同亦云老子師也讚曰亶亶容成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疇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關令尹服精華修德行 列仙傳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亦知其竒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菑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讚曰尹喜抱關含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叩疏服石鍾乳延年 列仙傳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隨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讚曰八珍促壽五石

延生叩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我享千齡寢息中嶽遊步
仙庭

介子推隱而復顯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
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
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常游
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
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讚曰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
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勤何求何取遜影介山浪跡海右

馬丹乘風而去 列仙傳

馬丹者晉厭之人也嘗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
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

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
方人尊而祠之讚曰馬丹官晉與時汙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從體迅風杳然獨上絕跡玄宮

范蠡服桂延年 列仙傳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
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
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
世世識見之云讚曰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慨
龍見越鄉功遂身返脫屣千金與道舒卷

赤頰子服松實莫知所之 列仙傳

赤頰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
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

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讚曰赤須去豐爰熱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識巨年

安期先生號千歲翁 列仙翁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讚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

毛女食松葉身輕如飛 列仙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

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讚曰婉孌玉姜與時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懽琴瑟

脩羊公化為石羊 列仙傳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畧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漢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郎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讚曰卓矣脩羊韜奇含靈枕石太華餐茹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朱仲獻四寸珠不知所在 列仙傳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讚曰朱仲無欲聊寄賈商俯窺驪龍捫此夜光發跡會稽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彌彰

稷丘君髮復黑齒更生 列仙傳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指武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丘君立祠焉為稷承奉之云讚曰稷立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成

以升陟逆觀未然

東方朔棄官賣藥 列仙傳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漢武帝時上書諂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讚曰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霄不羈不束沈跡五湖騰影暢谷

李少君有數百歲之異 史記

武帝時有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於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

之常餘金銀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功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父之季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

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遷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山圖服不死之藥後漢

葑都夷者漢武帝所開以為葑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朱璜得丹藥去癥成仙列仙傳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癥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

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讀日
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滎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
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
至漢武帝末故在焉讚曰朱璜寢瘕福祚相迎真人投藥三屍
俱靈心虛神瑩騰贊幽冥毛頰髮黑超然長生

谷春死後尸解復生

列仙傳

谷春者櫟陽人也漢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
猶不敢下釘三年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
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
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讚曰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蓋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柩形迹
衣存留軌太白納氣玄根

陶弘景山中宰相

南史

陶弘景字通明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梁
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
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
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
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
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聖姑隱於石室

南史

梁武帝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
脩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鷺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

就求子徃徃有效造者充滿山谷琅邪太守蕭昂呼問聖姑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司馬承正服餌之術 列仙傳

司馬承正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正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正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賚寶琴花帔

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正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正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

許宣平服餌成仙 列仙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施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觀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崑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

就求子徃徃有效造者充滿山谷琅邪太守蕭昂呼問聖姑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司馬承正服餌之術 列仙傳

司馬承正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正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正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瘡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資寶琴花帳

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正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正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

許宣平服餌成仙 列仙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施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觀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崑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

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唐玄宗
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嘆此仙人詩
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
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
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
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唐懿宗咸通七
年郡人許明奴家媪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
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媪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
平也媪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
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媪乃食
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媪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
傳聞於郡人其後媪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唐僖宗中和年

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媪入山不歸今人採
樵或有見其媪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羅公遠嗅柑之異 事文類聚

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缺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塗嘗有道士
嗅之蓋羅公遠也

周生梯雲取月 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中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
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
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昭爛寒氣入肌
骨

天師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帝與中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月遊月中過

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玉城差我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

羅公遠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其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文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

橋隨步而滅且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葉法喜同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喜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廓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喜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喜命人取之旋頃而樂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殷文祥神仙之術

列仙傳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笏常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青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

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
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
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
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醞逡巡酒
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
林寺杜鵑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唐德宗貞元年
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
院鑱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
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
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
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靡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頃刻花

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
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
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
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開閱苑去今與道者共
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
訝花漸折葉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
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
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
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
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
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
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

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
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客無
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
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
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此諸術不可勝
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及無
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
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
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衆僧禪落北崖墮江死矣
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
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闍苑矣

劉瞻慕道成仙 列仙傳

劉瞻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
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遠可彊學道士曰能
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屨
瞻遂了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為文而瞻性
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
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
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
周張嘉真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
進士登科唐武宗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
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角布衣少
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
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一

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粟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暮無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我為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眾僧禪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

劉瞻慕道成仙 列仙傳

劉瞻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彊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屨瞻遂了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為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真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唐武宗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一

十來瞻已瞠然衰朽方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後勉之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話平生隔闕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葉千韶學辟穀服氣之術 列仙傳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雷雨雷雹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

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雷鳴輓轆手盡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佯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為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盲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輓轆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

終身不復更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脅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颺颺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燮之魂庶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黃阮丘日行四百里

列仙傳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蔥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嘗遇

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讚曰
苞藹巖嶺實棲若人被裘散髮輕步絕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九遇仙棄家而去

列仙傳

女九者陳市上酤酒婦人也作酒常羨遇仙八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九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九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九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讚曰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九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平常生數死復生

列仙傳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

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讚曰穀城妙匹譎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恒其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汗終騰雲室

桂父服桂葵而色時異 列仙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讚曰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怡怡柔顏代代同輝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瑕丘仲舍壞不死 列仙傳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入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

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六詒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讚曰瑕丘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邀步觀化豈勞胡驛苟不覩本誰知其謫

祝鷄翁千鷄立名呼至 列仙傳

祝鷄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讚曰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鷄寄驩育鱗道洽棲鷄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負局先生以紫丸療疫 列仙傳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

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讚曰負局神滿披褐含秀術兼和藹心託宇宙引彼來泉灌此絕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譚峭鍊丹變化隱顯列仙傳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迤邐遊歷名

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厚遣家童迴纜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岳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得隱形解化之術 列仙傳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畏方巾破幘頭冬則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斗藪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宗之子為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寮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

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况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教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岳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愔得餌藥養氣之術 列仙傳

羊愔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為台州樂安令。而愔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摸榻驗之。乃是李陽冰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

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

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得傳。

小官乃引見。速遊。雲霞被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

有天三石。一人華鬚大茅。一人隱玄天。在命君。隨歷塔

經之感曰：有仙骨。未得飛昇。宜地上。靈英送出。乃

括蒼洞西門也。愔方活。此身後。不言。靈英以水三升。日食。日

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靈英曰：此片枯。聲入。多言語。下若

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三二百張。書之。頃刻。文

字人莫之識。信讀之。悉是文章。酒後。好事者。必口錄之。實。清

詞麗句多。神仙瀛洲。蘭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便。有不信

者。謂之妖物所魅。定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髮

如漆。面有童顏。行輕。酒三年。不醉。始。有禱人。或問之。

三年無師何似學情... 崇安著元一日而與... 故世壽延年... 寄生松子... 引過牛術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服木蒲不老... 列仙傳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 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 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 止墮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讚曰商丘幽棲韞積妙術渴引寒... 泉饑茹蒲朮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主作客三百年 列仙傳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 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 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 主見之叩頭更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 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 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讚曰子主挺年理有所資甯主

祠秀附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微匡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乘龍登天列仙傳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穴一巨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願更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讚曰安公縱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銜信告時變變朱虬蜿蜒赴期傾城仰觀迴首顧辭

赤斧服丹石如童子列仙傳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瀆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餽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讚曰赤斧願真發秀成巴寓跡神祠瀆鍊丹砂髮雖未變顏華丹葩采藥

靈山觀化南遐

呼子先呼老嫗乘龍上山列仙傳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九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讚曰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蛇函龍迹參登太華自稱應世事君不端會之有惠

羅萬象服餌成仙列仙傳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

城泉山布水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尤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劉商服丹為地仙列仙傳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已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術逢一道士賣藥聚眾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効眾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看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菴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以止已為地仙矣

琴高乘鯉出水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

涿一作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
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
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讚曰琴高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
沉涿中出躍頰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涓子領术能致風雨 列仙傳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
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
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
三篇有條理焉讚曰涓老領术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
弄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樓遐峙

陸通歷壽數百 列仙傳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雲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
在蜀峨媚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讚曰接輿樂道養性潛
釋見諷尼父諭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嶽長嘯
媚

殺七子能活死人 燕光錄

屈重彦者說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
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
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
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
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
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擲成鹽又
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
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

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
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寇先死後復生 列仙傳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
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
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
焉讚曰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
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幼伯子夏續文紈 列仙傳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夏著襦袴形貌歲異後
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讚
曰周客戢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續冬振輕紈作不背本義不獨

安乃眷周氏祐其艱難

犢子服松苓時壯時老 列仙傳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
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
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
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塊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旦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
冬賣桃李云讚曰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
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騎龍鳴告民水害 列仙傳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

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
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寇先死後復生 列仙傳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
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
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
焉讚曰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
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幼伯子夏續冬紈 列仙傳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歲異後
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讚
曰周客戢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續冬振輕紈作不背本義不獨

安乃眷周氏祐其艱難

犢子服松苓時壯時老 列仙傳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
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
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
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塊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旦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
冬賣桃李云讚曰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
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騎龍鳴告民水害 列仙傳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

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翫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祇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讚曰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乘雲騰螭紆繚故鄉告以速移洞鏡災祥情眷不離

主柱服丹砂能飛行 列仙傳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讚曰主柱洞窺道士精微玄感通山丹砂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崔文子作黃散療疫民 列仙傳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祕與氣禱降喪仁心仗悼朱幡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効

酒客酒美日售萬錢 列仙傳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讚曰酒客蕭綽寄沽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

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驚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袂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讚曰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乘雲騰螭紆轡故鄉告以速移洞鏡災祥清眷不離

主柱服丹砂能飛行 列仙傳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讚曰主柱洞窺道士精微玄感通山丹砂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崔文子作黃散療疫民 列仙傳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祕與氣禱降喪仁心攸悼朱幡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効

酒客酒美日售萬錢 列仙傳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讚曰酒客蕭粹寄沽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

所萃

藍采和醉踏歌 續仙傳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止及斑白見之顧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葛玄變化神異 事文類聚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潦

子英乘鯉 事文類聚

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惟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

初平叱石成羊 事文類聚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初平乃往叱羊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陰生常乞長安市 列仙傳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汗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讚曰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真者稀累見囚辱淮陰忘吝况我仙屬惡肆殃及自災其屋

蘇耽橘井 事文類聚

蘇耽程橘鑿井以救鄉里之有病者以井泉服一橘葉即愈

趙知微能住雨翫月 事文類聚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散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故

園客蠶絲如甕 列仙傳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蠶皆如甕大繅一蠶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讚曰美哉園客顏曄朝華仰吸玄精俯採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霄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食芝飲泉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巖作祠舍留止其旁

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讚曰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趣上挹神泉肅肅清廟愔愔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昌容致紫草賣錢遺孤寡 列仙傳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情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卧奇貨惠及孤賤

谿父鍊瓜桂附苙服之身輕 列仙傳

谿父者南郡鄱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

瓜子與桂附子並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讚曰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翳委蓐仙客舍之道守以秘錄形絕埃壻心在舊俗

飛昇

白日飛騰上昇者

黃帝昇天 史記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鬣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王子喬乘鶴飛去 周書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

蕭史弄玉跨鳳而去 列仙傳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讚曰蕭史妙吹鳳雀舞庭羸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者高冥女祠寄想遺音載清

王喬飛鳥 後漢

王喬者漢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
 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
 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鳥焉乃詔尚
 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喬每當朝時葉門下鼓
 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土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
 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
 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
 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
 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
 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魯女乘鹿後漢

魯女漢獻帝時人初緝胡麻及术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

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二百餘年後採藥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
 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
 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王女三十人并令謝其
 鄉里親故人也

許旌陽拔宅上昇 事文類聚

晉武帝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
 初旌陽學道於丹黃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
 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惟觀祥符改賜王隆萬壽宮額

侯道華跨鶴上昇 續仙傳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
 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

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淘瀾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眾眾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眾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唐玄宗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為妄言忽暴風雨發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門偃蓋甚為勝景乃着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眾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眾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眾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眾猶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眾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楹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眾作樂幡幢隱隱陵空而去

謝自然白日上昇 列仙傳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岳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淨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各山洞府靈跡之

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
術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為承禎執爨
而歸又持杵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
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
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
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
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
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
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
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
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如朱又一色水黃若流黃氣忽
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

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流黃賈客遽棄別貨
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
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
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
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
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
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
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
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
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鷄王
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
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

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飛仙莫到天台山
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
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
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
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唐德宗
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馬自然尸解上昇

續仙傳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
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雲溪
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
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
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

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
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為
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
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
及也然植留之郡齋蓋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
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
於常瓜又於偏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
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
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堦前湘曰汝天生微物
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入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
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若叩磕謝罪遂作

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飛仙莫到天台山
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
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
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
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唐德宗
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馬自然尸解上昇

續仙傳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
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雲溪
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
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
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

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
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為
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
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
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
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眾賓皆稱香美異
於常瓜又於褊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
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
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堦前湘曰汝天生微物
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入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
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若叩磕謝罪遂作

群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
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
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
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
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尋道士聲主人遽
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
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百僧到今下床
不得其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
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意迴去入門
坐僧必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
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
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

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
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獾子走趨捉白鷺其踐其菜
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遂哀求
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
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
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
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
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
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
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
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
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

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卽度責授發
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
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
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柱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
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駝曲柱杖而來者
亦以竹杖打之令於柱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
三阻讓不得遂卽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
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屐藪變人
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
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
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
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
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
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
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
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鉤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唐宣
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
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
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
竹杖而已

玄真子謝友上昇

續仙傳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
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
遊覽唐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

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於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鉤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秦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玄真子謝友上昇 續仙傳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唐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

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
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
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
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
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
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
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
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
間

鄔通微乘醉飛昇續仙傳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或吟或醉
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壯益少於

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
飛昇而去

賀自真雲鶴飛昇列仙傳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
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
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
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為詩曰子晉鸞飛
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
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
陰一萬年

賣藥翁乘雲上昇列仙傳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

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効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斗數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項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鄧去奢騎鳳上昇列仙傳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

所而觀北五里有茆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北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捷獲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吹頌藥得科餘如麻子紅色光時麗水縣人華造承唐禧宗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欲息兵投造以上造完險聞去奢與丹劍而曰鑲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

與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去奢聞神人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儼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歸觀中傳說以為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中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管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輿駢幢幡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嘯父列火而昇 列仙傳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讚曰嘯父駐形年衰不邁梁母遇之歷虛啓會丹大翼輝紫煙成蓋眇企昇雲抑絕華泰

王松年白日上昇 葆光錄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素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

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朱孺子服枸杞根上昇 續仙傳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陶隱

居修真誥於此亦謂之真勤居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

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

赴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元正誥之遂與孺子俱

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

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澤挈歸煮之而孺子益

新着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

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前峯上元正

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王老夫婦飲仙酒上昇 續仙傳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

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縑縷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

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

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

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

王老為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

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

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

瓮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升耳清泠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
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
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
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
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裴玄靜跨鳳昇天 列仙傳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惠
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
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
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
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閉澹雖骨肉常而拘之

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
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以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
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
人棄嗣後為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敬事李言婦禮臻備未一
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
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
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
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
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
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
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
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

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槃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乘雲上昇 列仙傳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為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蒯濬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畏暮以齋潔修淨為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濬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回於是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濬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

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着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濬家及隣里悉以為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

淮南王鷄犬皆昇 事文類聚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鷄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鷄鳴雲中犬吠天上

宋玄白白日上昇 列仙傳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

身一文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
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草木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
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彘肉必五斤以
蒜齏一盆手撮肉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
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
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
求署二三羨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
州遇大旱方曝庭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
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
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
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璘恠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
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
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彌耶德璘方懼祈禱須臾
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
上昇而去

許碛醉歌上昇列仙傳

許碛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
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
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
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碛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
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
闔苑花前是醉鄉揜翻王母九霄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
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

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白日昇天 列仙傳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假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退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

人專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白鵠簫箏金石羽蓋瓊輪幢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尸解

已死而屍能化去者

呂尚服芝髓葬而無尸 列仙傳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王夢得聖人聞

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隨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假葬之無尸唯有玉鈴六篇在棺中云讚曰呂尚隱釣瑞得賴鱗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籍世芝體鍊身遠伐所稱羨哉天人

王和平尸解後漢

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沒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復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而託為尸以解化也

葛洪尸輕晉書

葛洪東晉成帝時為勾漏令將子姪俱至廣州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一日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陸法和空棺北史

陸法和齊文宣時以為江夏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後詣關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各隨緣去財帛一日散盡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

孫思邈入棺如空衣列仙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迥蘊仁慈凡所

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廓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恰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采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患人所傷賴服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嘗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呼吟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詠人之疾著脈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請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

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夫之殊
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
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
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
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瀆而為往來流而為榮
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疣贅
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訖發乎面變動乎形推
此以及天地賊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
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踴
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
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
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
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
欲方詩曰如深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故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頡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
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晨起沐浴
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脩鍊
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絕遺令薄葬不
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
矣

張果卒葬空棺列仙傳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

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夏須臾爛生虫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巖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為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外之者也跡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李昇鍊氣成仙列仙傳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為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對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帶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竒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頽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為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頽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囊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勝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文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為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頽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錢朗得道長年

列仙傳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官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羨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護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岳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

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字已皓首
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逼傳祕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
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
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屍解玄孫謂人
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李珣以輕利成仙列仙傳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糶自業而珣性迥端謹異於
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糶父適他行以珣專其事人有糶之與糶
珣即授之以勝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
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
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勝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
司以春秋較權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勝斗出入皆用

之自以為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
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
業適李珣出相節制淮南而珣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
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
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端霞樓閣連延珣獨步其下見石
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字長二尺餘珣視之極
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
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
右出珣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驚復問
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及曉歷記前事益
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
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

寬舊名珏及聞於珏乃以車輦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為道
凡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
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
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
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
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
販糶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
以驚塵俗又問胎息之由亦以實對珏曰師其胎息後李
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
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經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
尸解矣

棲真祕術 宋史

甄棲真字道淵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
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
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
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宋真宗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
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
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
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
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
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
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卧磚榻卒人未之奇
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

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坐化

修鍊成坐而終者

李皎修鍊善終 北史

李皎先之少子也魏太武時人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神異

神妙不測奇異者

赤松子入火隨風 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

時為雨師讚曰眇眇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妙達巽坎作軌司雨

馬師皇負龍而去 列仙傳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讚曰師皇典馬廐無殘駟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弭鱗銜鬚振躍天漢祭有遺蔚

赤將子輿噉百草 列仙傳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讚曰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

可遊性命可度

黃帝乘龍昇天 列仙傳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鳥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讚曰神聖淵玄邈哉帝皇暨茲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服閭擔瓜遇仙 列仙傳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苕苕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問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苕苕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髮變耆耋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髮髮如往日時矣讚曰服閭游祠三仙是使假寐須臾忽超千里納寶豎形未足多恥攀龍附鳳逍遙終始

師門被殺其神猶存 列仙傳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讚曰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秦虬龍潛靈隱惠夏王虐之神存質斃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仙人採菖蒲九節 事文類聚

漢武帝上嵩高山忽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

費長房遇仙後漢

費長房者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

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觔石於

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

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機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

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

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而已

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

房曰徃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

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

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能退便

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

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
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
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
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
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
生黃中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
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
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
其符為衆鬼所殺

上成公得仙後漢

上成公者宛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
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

其事

神人遺箭後漢

鄭弘字巨君漢章帝元和元年為太尉初弘采薪於白鶴山得
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
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
然呼為鄭公風

葛仙步水吳書

葛仙公吳人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嘗
從吳主別到涿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
甚悵恨明日使人鈎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
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
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董奉起死 吳書

董奉字昌異有仙術漢獻帝時交阯太守士燮嘗病死已三日奉以一九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稍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服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嵇康不遇石髓素書 晉書

嵇康字叔夜晉武帝時人採藥游山澤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薊子訓摩娑銅人 事文類聚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

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後魏武帝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王居巖棄官 宋史

王居巖仕後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後吳主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趙抱一養生 宋史

趙抱一者秦州民家子也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

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
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
之且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
口茹甘菊栢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
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宋真宗
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非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
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乙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玄俗無影賣藥治癩

列仙傳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餽巴豆賣藥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
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世
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
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甲

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浴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讚曰質
虛影滅時惟玄俗有德神丸乃寄鹿頭道發河間親寵方淫騰
龍不制超然絕足

江妃二女遺鄭生之佩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
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
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
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
今淮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
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今淮漢水將流
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
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

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讚曰靈妃艷逸時見江湄麗
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

王子可詭怪死而復見 金史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
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執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宋高
宗時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鄆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
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騎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
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
金鑲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澀之為翠靨衣長不能掩脛落
腮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
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
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

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
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鼓
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為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
為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
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
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王可交遇仙成道 續仙傳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
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搗蒜齏以食常
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柁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
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
侍從十餘人鬢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

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懸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
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
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
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炙破矣一與酒喫侍者
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
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喫俄
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
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
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
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
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
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

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
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
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
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
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為僧邀歸寺設食可交
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
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渢渢素奉道見極以為非常之事
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
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
以詰所貫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
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覓葬矣王渢具以奏聞詔稱其異
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

處依然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疴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者

許真君斬蛟事文類聚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云君請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

為黑牛仍以手中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闕當以劍截皮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犇赴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劫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徐鈞者湖海水仙列仙傳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乃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松江市并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

名目勦數釣於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助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上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顯應

有顯異應於世者

莎衣道人顯異 宋史

宋莎衣道人姓何氏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高宗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凶食于市夜止天慶

觀久之衣益弊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哭來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迺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數籠衣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逮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

感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
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洞賓磨鏡 事文類聚

尚書郎賈師雄畜古鐵鏡常欲淬磨呂洞賓稱田處士自贊其
能笥中取藥寘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
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
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
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

臨降

神仙降臨人世者

王母降武帝殿

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

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
之輦駕五色班龍上殿自設精饌以伴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實南窻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
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子此子昔為
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魏夫人降候鄧郁

南史

南岳鄧先生名郁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
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
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供養
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
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禡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
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

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

先知

能知未來之事者

費長房令桓景九日登高事文類聚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景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危急宜去令家多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小夕還家見鷄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令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

強練先知北史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與語默不恒行

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馬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二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于持一瓢到護第門外抵破曰孰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此能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守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桑道茂推杜李諸公 唐書

桑道茂術素驗時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若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雖篤彊入唐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初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

與云

桑道茂遁甲 唐書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唐肅宗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

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桑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於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蔡原其死

武丁知織女渡河 事文類聚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官弟問曰織女何事渡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

女嫁牽牛也

陳搏知三趙君臣之貴事文類聚

祖宗周世宗時居潛與趙韓王普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騾遇之下騾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宋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學究三人並游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踏偶坐帝右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李懋迎使索酒金史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金義宗時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上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大慮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肴入于懋出迎笑曰是美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處機促裝赴召元史

丘處機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金真學于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特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漢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

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

處機知終元史

立處機太祖乙酉歲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丹術

燒煉服餌之術

任光餌丹面勝童顏列仙傳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二世下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讚曰上蔡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曄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升軌

栢梯高飛雲端

魏伯陽服丹仙去事文類聚

後漢魏伯陽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求令晉書

葛洪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

來見洪深重之以文妻洪洪傳玄業兼總練醫術不應州郡徵辟東晉成帝時參軍于寶薦洪才堪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從之

服氣

服養神氣能運化者

許邁一氣千息 晉書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晉穆帝時聞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後聞懸雷山相近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弟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徧游名山採藥餌木涉三年欲斷穀常服氣一氣千餘息自後莫測所終或謂之羽化矣

仙境

神仙境界

鰲峙五山 事文類聚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負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汐上下往來不得暫時帝恐流於西極命策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一交馬五山始峙而不動

武夷洞天遺跡 事文類聚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烟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

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所流而上觀之

成都老君玉局洞 事文類聚

後漢桓帝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仙物

如仙桃之類

西王母降仙桃 事文類聚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

命侍女索桃須臾已至盤盛桃七枚母自啜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枚著前母曰用此何為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

求仙

心慕仙術而求之者

昭王遣使求神仙 史記

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漢武帝遣使求蓬萊神人 史記

漢武帝時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

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
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奇遇

人有偶遇神仙者

盧敖遇仙

事文類聚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
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適乎碑下敖往
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群離黨觀於六合
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畏之
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
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
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
為博士使求仙

東方朔遇黃眉翁

事文類聚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
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
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
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
洗髓一伐毛矣

劉阮迷入天台

事文類聚

漢明帝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甚遙

望山上有桃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取數枚饑止體充下山取水見一杯流下有胡麻馬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由劉阮二郎投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七世矣

洞中見二老壻南事文類聚

有人山行見洞中一老翁持一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

紫陽真人與羨門子事文類聚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華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冠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

不饑以所
木八山見二
觀量

美質歸
不饑以所
觀量

上黨趙瞿者病
如之活棄之否則子孫轉

染其方乃送之山
松脂啖之卒為地仙

子明遇白
列山傳

陵陽子明者銜鄉人也
得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分上山半皆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
明釣車後年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
其塚邊樹上鳴呼子安云嶺曰陵陽龜釣白龍街釣終獲瑞魚
靈迹是脩三石灘水騰山垂虬子安果沒鳴鶴何求

邗子尋犬遇山符仙傳

邗子者自言也也好於天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
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官府青松樹森然仙吏
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
令橋君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者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
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
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
數千里共奉祠焉讚曰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我我青松列

符傳藥從來交結遂棲靈峯音響昭著

助產母遇司命君子得成仙列仙傳

小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
閉目或時大母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
君也當探汝兒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
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黃鳥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
木羽為我御東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旦啼魚著母戶
上母匿不道而實其魚三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讚曰司
命時靈產母震驚乃妻報子契足未成道足三五載細宵迎終
然報德久乃遐齡

子英遇赤鯉得昇天列仙傳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

數以升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
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
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
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讚曰子英樂水其捕為
職靈鱗來赴有煒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遂駕雲騰起一太

群書佳事淵海卷之三十三

